

1110



天台文史資料

(第四輯)

天台县政协
文史资料

研究委员会编

天 台 文 史 资 料

第 四 辑

天台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

一九八八年六月

天台文史资料(第四辑)

目 录

天台革命史略	张善相	1
打开台属局面的契机——拜经台会议	天台县党史办	23
解放天台城纪实	赵子廉 整理	36
忆契友张羽生	张任天	63
辛亥革命志士张翹	张立道	66
许穆民	许坚中 许尚枢	73
丁任生	许尚枢 张立道	77
陈钟祺	陈少康	84
农民起义首领周永广	许尚枢 张立道	91
国民党军第二十兵团从鄂西溃退入川到起义的经过 [陈克非]		97
回忆陈克非将军	许作如	140
远征滇缅扬威西陲	许作如	151
忆起义前夕的陈克非先生	蔡明东	160
缅怀陈先生 诔念马夫人	龚国辉	163

我与陈立家母子的一次会见	许作如	167
怀念胞兄陈克非	陈秀燕	171
历劫被俘始末记 <u>陈甲林</u>		175
日寇在天台暴行一瞥		
	张祺珍 陈立业 杨伯泉	181
“军统”在天台	王笏泰	186

天台革命史略

运筹四果洞

在离天台城一公里左右的一个山岙里，绿荫葱葱的丛林掩盖着一座规模不大的庙宇，庙后有一个天然的山洞，名叫四果洞。

1928年春末夏初的一天，一批各式各样打扮的青年人，从四面八方赶来，他们既不是消闲的游人，也不是敬神的香客，而是参加中共天台县委召开的一次紧急会议——县委扩大会议。

参加这次会议的，除了天台县委委员，各区支部负责人以外，还有省委特派员龙大道、浙南特派员世仁（后叛变），亭旁暴动失利后转移到天台来的包定、梅其彬、陈样、叶其菱等领导人。

省委特派员在会上首先传达了中共浙江省委的信。信中指出：“天台的党，必须认识革命前途：一、树立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政治目标；二、努力反对国民党的工作，使一切群众均脱离国民党之影响；三、发动一切日常的对敌斗争，

渐渐走上游击战争道路；四、从斗争及日常工作中训练同志，发展组织。”接着，包定在会上介绍了亭旁暴动的经过和经验教训。大家联系天台的实际，认真地回顾了前一阶段的工作情况，热烈地讨论了今后的工作部署和斗争策略。

从中央“八七”会议精神贯彻后，天台的革命形势很好，1927年11月建立第一个党支部，到1928年初建立二十个支部，党员三百多人。3月20日召开了党的代表会议，成立了中共天台县委。县委机关本来设在城关，工作也很正常。一天，一个党员在党委书记袁佐文家汇报工作，不料被国民党员叶某听到，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注意。

天台县委机关已经暴露，遂在四果洞召开紧急会议。根据省委的指示和天台的实际斗争情况，作出了两项决定：第一，原县委书记袁佐文迅速调离天台，补选石瑞芳为天台县委书记，增补包定为县委常委；第二，把县委活动中心迅速从城关转向农村，发动农民群众，开展武装斗争。

县委的活动中心转移到什么地方好呢？大家分析了主客观条件，认为欢蚕乡条件好。一是党的基础好，全乡已有六个支部，八个多名党员；二是群众基础好，多数村建立了农民协会，件掌握着一定的实权；三是自然条件好，背靠天台山，面对始丰溪，离天台城只有十来公里路，在那里开展武装斗争，进可以攻，退利于守。

四果洞会议后，天台党领导的群众运动，逐步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道路。

下余村平壤

欢蚕是个穷山乡，时值“青黄不接”的反荒，富豪、奸

商囤积居奇，抬高粮价，贫苦农民饥肠辘辘，怨声载道。面对着群众迫切需要解决的吃饭问题，县委决定斗争以发动平粜入手。

县委书记石瑞芳主持在瓦窑村召开的党员大会，到会的有四十多人。如何发动“平粜”呢？自古以来，秋熟季节农民把粮送进地主仓，六月夏荒农民出高价向地主买粮，这几乎是“天经地义”的事，现在要囤粮人家开仓卖平价粮……？当时参加会议的共产党员中，多数是缺粮人家，有几家是“够吃”的小康户，也有几家有余粮。对待“平粜”问题，利害关系不同，大家你看我，我看你，一时拿不出好主意。县委书记石瑞芳，反复向大家讲明一个道理：粮食是农民起早摸黑，辛勤劳动种出来的，向地主交租，是农民受剥削，青黄不接，地主抬高价“杀穷汉”，是剥削上面又加重剥削。我们党搞革命，就是要推翻这种剥削制度。现在我们要囤粮的“平粜”，只是减轻一重剥削，哪有什么“说不出口”的道理呢？石瑞芳话未讲完，一个党员就站起来说：“我家有余粮，先开我家的仓，平我家的粜。”大家一看，是上周村的周炳文，就七嘴八舌地说开了。“你不是当家的，能做主吗？”“光开你家的粮仓，能解决问题吗？”经大家一提，周炳文一时答不上来。石瑞芳考虑了一下说：

“周炳文家虽然余粮不多，但可起个表率作用，平粜就从他家开始，以此带动全乡。”于是，会议决定：“党员带头搞平粜。”家有余粮的党员，带头开仓卖平价粮；家里缺粮的党员，带头出面去买粮；无粮出卖也不买粮的党员，带头做宣传鼓动工作。

第二天，一大批人在党员的带领下，担着箩筐，手拿麻袋，来到周炳文家要求平粜。周炳文没等家里人开口，便打

开粮仓，按市价打折，一下子卖出二千多斤粮食。

周炳文家开仓平粜的消息很快在全乡传开了，新屋王村的党员王景文、王槐风也都把余粮拿出来平粜。于是，广大贫苦农民兴高采烈，一些殷实户也跟着响应。唯有全乡首富大余村的葛逢源却声色不动。几个党员特地抬去一勾（约六十斤）谷，放在大余村平桥头，大声宣传这是从周炳文家平价买来的粮食。一方面鼓动群众起来搞“平粜”，另一方面想借此机会，启发葛逢源开仓卖粮。可是为富不仁的葛逢源不但不开仓平粜，反而仗势欺人，威吓群众。群众气愤之极，把葛家围个水泄不通。在党员带动下，大家自己动手，打开他家的粮仓，称出二千多斤粮食。

平粜斗争的胜利，有力地打击了地主豪绅的威风，把欢蚕乡的农民运动向前推进了一步。

众闹“泰宁押”

葛逢源家不仅囤粮多，还在欢蚕开了一片“泰宁押”当店。上当的都是贫困农民，夏天当棉被，冬天当蚊帐。本来价但十元的东西，上当时只作五元抵押。1928年初冬，几个乡绅在店里打牌抽烟，烟蒂乱丢，引起火灾，烧掉一部分当物。诡计多端的葛逢源妄图趁火打劫，捞到大笔钱财。借口“当物被烧”，宣布不能再赎当。

“财主失火，穷人遭灾”，天下哪有这般道理。天气冷了，贫苦百姓的衣被都还在当店里，纷纷到葛逢源家评理。有的据理力争，有的啼哭吵闹，有的骂声不绝，也有的苦苦哀求，但都无济于事。

赎当不解决，穷人难过冬。党组织决定发动一次“赎当

斗争”。派出当户代表陈宏行、陈宏余前往交涉，向葛逢源提出具体条件：当物存在的，按原当价赎回；当物不在的，由当店赔偿百分之六十。这样的起码条件，仍遭到葛逢源的拒绝。11月19日，谈判不成，党组织发动当户第二次包围了葛逢源家。

葛逢源已吃过平暴的苦头，就连夜派狗腿子进城，向朱良庆报告。

朱良庆是国民党天台县党部的组织部长，还挂了个天台县佃业管理委员会常务理事的头衔，“泰宁押”有他的股份。他接到葛逢源的信后，第二天一早坐上大轿，耀武扬威来到欢蚕，气势汹汹地指着陈宏行说：“你们在这里无理取闹，都是共党嫌疑分子。如果不散去，三天内给你们见明白。”已受过共产党教育，初有阶级觉悟的陈宏行，不怕朱良庆的威吓，针锋相对地说：“用不着三天，今天就要见明白。如果不让穷人赎当，你们哪里还马殿（欢蚕口）走出去！”群众不仅没有散开，反而越聚越多，斗争矛头直指朱良庆。

朱良庆看看势头不对，就溜进了葛逢源家密谋策划，把出头露面的人的名单列上，准备带回城里交给天台县政府，说欢蚕有共党聚众暴动，立即派兵镇压。他不敢在葛家久留，吃过中饭，由当店的伙计陈建礼护送，偷偷绕道走到闸鱼头村，托“同宗叔伯”朱万信给他雇一顶轿子，准备溜回县城。

山溪岭杀朱

11月20日下午，人们发现朱良庆已从葛逢源家溜走

了，议论纷纷。有的认为，朱良庆的威风已经扫地，让他溜走算了；有的认为，朱良庆是豪绅、恶霸、官僚、地主一身兼的人，放走他等于放虎归山，后患无穷。天台县委和北山区委为此专门研究如何对付朱良庆的问题。当时，中共浙南特委书记谢仁正好在欢岙，也参加了这次会议。他说：“省委已指示给天台，要我们树立暴动夺取政权的目标，要我们在日常斗争中逐步走上游击战争的道路，现在反动派已送上门来了，群众怒火这么高，不趁热打铁，还待何时。”于是，会议采纳了他的意见，决定除掉朱良庆。

再说朱良庆到了朱万信家，朱万信又是端凳，又是倒茶，又要烧点心，非常热情地招待。而朱良庆急着要回城，叫朱万信赶快给他雇一顶轿子。朱万信应了一声“好的”，当即把朱兰了、朱亦台二人叫来吩咐了几句。

天快黑下来了，还不见轿子来，朱良庆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，坐立不安。这时，朱兰了、朱亦台回来，气喘吁吁地说：“我们跑了好几个村，轿夫都不在家，真不凑巧。”接着又压低声音说：“听说闹贼当的人还未散，知道朱先生在这里，要闹到闸鱼头来。”朱良庆正是想走无轿，欲留不能。他皱了皱眉头，心想：定为上计。

原来朱万信和朱兰了、朱亦台都是地下党员。朱良庆溜到他家后，朱万信就按照党组织“热情接待，拖延时间，夜里放行”的指示行动。朱兰了、朱亦台是协助朱万信监视朱良庆的。他们以雇轿子的名义，把情报送给党组织，因而设下了“野外打狗”的计策。党组织分析从欢岙到县城只有两条路：上路，翻过山裘岭；下路，直出欢岙口。当下决定兵分两路埋伏，上路由齐华昌、王敬地等去董坑口负责拦截；下路由陈宏行、陈宏余等到落马殿负责阻截。

朱良庆匆匆吃完了晚饭，准备好灯笼，由陈建礼陪送上路。

“朱先生，我们走哪条路？”朱良庆从朱万信家出来就考虑走哪条路好？白天闹事群众“休想从落马殿走出去”的话犹在耳边，心有余悸，便回答说：“走山裘岭。”

平时坐轿出门的朱良庆，今晚摸黑走山路，高一脚，低一脚，累得满头是汗。幸好朱良庆当年只有三十几岁，正是壮年，手脚还灵，借着西斜的月光，加上陈建礼给他提灯笼，总算没有跌倒。9时许，到了山裘岭脚树林茂密、荆棘丛生的地方，正想停下来松口气，忽听“来了”一声喊，紧接着“砰”的一声火枪响，陈建礼应声而倒，灯笼熄灭。朱良庆知道大事不好，回头拔脚便跑。

正当朱良庆拔脚逃跑之际，齐华吕大喝一声：“前面拦住！”王敬地犹如猛虎下山，冲杀过去，手起刀落，结果了朱良庆性命。

巧斗伪法官

山裘岭杀朱事件，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，国民党天台县党政军各部门忙得团团转。又是派件作验尸，又是派密探侦查，又要向上报告，又要调兵“进剿”。

经过一阵紧锣密鼓的策划后，县政府派保安队大队人马进驻欢岙乡。葛逢源也乘机拉起一支地主武装——保卫团，配合“进剿”。他们挨家逐户地搜捕共产党人，搞得全乡鸡犬不宁。有些共产党和赤色群众被捕入狱，甚至惨遭杀害。党组织虽然做了应变准备，县委领导人和一些出头露面的人物如石瑞芳、齐华吕、陈宏行等都已转移或隐蔽起来，县委已

成解体状态，党在欢蚕的基层组织也受到严重摧残。

此时，朱良庆之父朱梅卿还不肯罢休，又向法院上告，说朱万信是谋杀朱良庆的凶手。法院向朱万信发出传票，要传审朱万信。在欢蚕隐蔽下来的地下党负责人袁存生等人商量对策，大家认为，朱万信的政治身份一直未暴露，如果回避反而引起敌人的怀疑，可以不避同敌人斗争。同时，考虑到朱万信平时讲话有点口吃，不宜上法庭，而朱万信的妻子夏二妹虽然目不识丁，却能言善辩，胆大心细，可以由她出庭。经过一番仔细研究，确定了法庭上巧斗法官的办法。

开庭的日子到了，欢蚕地下党暗中派人护送夏二妹进城，观察动静。夏二妹在城里一户亲戚家吃了中饭，下午二时在几个同志陪同下来到县衙门，别的人被警察拦住，只让夏二妹一人进去。

审判席上的法官宣布开庭。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夏二妹。”

“朱万信为何不来审示，叫你一个女人来？”

“先生，十二忙月，他到外面担盐去了，赚几个铜钱好过年。”

“朱良庆被害那天晚上在你家吃饭吗？”

“是的。朱先生同我家是同宗叔伯，每次到欢蚕来收租、讨债，都到我家来……”夏二妹滔滔不绝地大讲两家亲密关系史。

“好啦！好啦！”法官有点不耐烦。接着问，“你丈夫把朱良庆送到山袁岭脚杀害了，是吗？”

“天哪！哪有这样的事情，那天万信到大房村有事去了，朱先生见我丈夫不在，吃过夜饭就同陈建礼一道走了，我抱

着两岁小囡，送到门口，也不知道他们走哪一条路，哪里晓得出了这样的大祸。要是……”说的说着，夏二妹的喉咙发哽，一把眼泪一把鼻涕，显得十分伤心。

在法庭上夏二妹说得神态自然，符合情理，而朱梅卿却讲不出实据。法官与坐在旁边的人咕嘈了几句，便当庭宣布朱万信、夏二妹与杀朱案件无关。

夏二妹从县衙门安然无恙出来，大家都舒了一口气。

拿起枪杆子

法庭上斗争虽然取得胜利，但是国民党反动派并没有放松对欢岙人民的镇压。朱亦台被捕遭枪杀，头颅还被砍下来挂在大房村示众；徐世贤、齐昌珠等被捕入狱。乌云笼罩着天空，欢岙乡处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。欢岙党组织虽然还存在，但是县、区委主要领导人都外出隐蔽未回，与上级党组织失去了联系。下步该怎么办？一时拿不出好主意。

1929年春节期间，当时已任中共黄岩县委书记的石瑞芳来到欢岙，见到了久别的亲人，同志们多么高兴啊！不知有多少的心里话、悲愤事要对亲人讲。石瑞芳秘密召集在家坚持斗争的党员开会，向大家介绍了全国和全省各地革命形势，然后指出，敌人有政权、有枪杆子，我们却是赤手空拳。难道我们就这样束手待毙，让同志们的鲜血白流吗？不行！我们亮只有拿起枪杆子，用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，才能变被动为主动，掌握自己的命运。大家越听心里越亮堂，越讨论方法越多，斗志越高，一致决定建立“欢岙赤卫队”，并研究了许多打游击的办法。

经过发动，很快地一支三十多人的农民武装建立起来

了。大家推选袁存生、葛水古、林永闹、周振山等人负责，白天为农，夜间为兵，时而分散，时而集中，缴夺枪支，杀奸除暴。他们联合了附近一些地区的武装力量，有计划有目标地到张家山、杨加岙、大同等地，收缴地主豪绅的枪械物资，武装自己。有时候还特地到天台城里“牵牛”，以警告反动政府。敌人派大队武装进犯，他们就散隐在茫茫的天台山上；敌人的散兵、探子来欢岙，他们就设法捉人缴枪。在斗争中队伍不断扩大，到1929年秋，长短枪已增加到一百三十多支。党组织正式宣布袁存生为赤卫队长，周传帽为副队长，周日宝、葛水果、王老五为小队长。

欢岙乡人民有了自己的枪杆子后，国民党反动派不敢轻易地进来了。在党的领导下，他们成立了农会，提出了“减租、抗回粮”的口号。对开明的地主士绅，按“二五减租”交租；对恶霸地主、土豪劣绅，则实行抗租颗粒不交。这一年，欢岙乡农民向地主少交了五万斤租谷。

欢岙赤卫队在斗争中发展壮大，活动区域也逐步扩展到城关附近。

放木闹县衙

1929年8月，中共台州中心县委为了加强对天台县农民武装斗争的领导，派人来天台整顿党组织。建立天台中心支部。中心支部负责人之一杨敬燮以红疗医院为掩护，在城关点燃了革命烈火。

8月29日（农历七月廿五），是天台城关的市日。这天米价暴涨，从每块银洋可买三斗上涨到每三块银洋只买一斗。为富不仁的投机奸商，干脆把米藏起来不卖。一群居民

从上街走到下街，又从下街返回上街，米袋里依然空空如也。此时，当街站着一个四十开外年纪的彪形大汉，把手一摆，大声喊道：“米，跟我买平价米去！”大家正为无米下锅发愁，听说有平价米，便都跟着去了。

此人是谁？他名叫夏汝木，家住在城内樟树下，为人正直，不畏权势，爱打不平，有挑三百斤的力气，却养活不了三口之家。两天前，他在红疗医院听了杨敬燮宣传革命的道理，受到很大的启发，认识到穷人要活命，就要起来斗争，敢于造反。他领着几十名男女群众，先向西门米行走去，要米行老板降低米价。只顾自己赚钱，不管穷人死活的米行老板，压根儿不答应。夏汝木率众走过一家又一家米行，家家都如此势利。跟着去买米的群众越来越多。夏汝木见此情形，怒不可遏，就率众“抢”了一些米，于是米行纷纷关闭。接着夏汝木就带领群众拥向国民党天台县政府大门口，振臂高呼：“打倒不法奸商！”“打倒土豪劣绅！”“打倒贪官污吏！”冲进衙门，要求政府出面管制米行。

县长章骏见此情景，吓得屁滚尿流，急忙从后门溜走，县府里没有一个人敢出来接见。第二天夏汝木再次率众冲进衙门，章骏叫商会会长袁定江出面调停，答应群众提出的要求。可是阴险毒辣的章骏，一方面拨出部分粮食，搞了个“煮粥济荒百日”，另一面却秘密逮捕夏汝木，急急转解杭州关押。

“夏汝木是为百姓讲话坐牢，不放出夏汝木决不罢休！”几碗粥岂能收买人心，全城舆论哗然。杨敬燮乘此机会，因势利导，发动群众开展罢市斗争。从东门到西门外桥上，大小商店，纷纷关上店门。为了营救夏汝木出狱，他又发动东、南、西、北四乡群众联名上诉，要求保释，使

天台伪县长如坐针毡。

众怒难犯，天台伪县府只得释放夏汝木。夏汝木回家那天，经清溪，过桥上街，入西门，沿途受到人们的热烈欢迎。

血洒螺溪周

要求释放夏汝木斗争的胜利，极大地鼓舞了人民群众的斗争情绪。在天台中心支部的领导下，天台城乡革命烈火愈烧愈旺。天台县内东、南、西、北各乡都有了农民武装组织。与天台毗邻的南面有临海黄沙地区（今临海市黄坦乡一带），东北面有宁海的龙宫、马岙等地，还有西边的方前乡西户山（今属磐安县），受天台武装斗争的影响，也都建立了农军或游击队。1929年10月，方前乡游击队与临海黄沙地区联合行动，袭击了天台县重镇——街头，烧毁了区、镇机关的粮册、税单，使敌人大为震惊。

同年11月，中共台州中心县委为了加强全区武装斗争的领导，调杨敬燮任中心县委委员，负责武装工作。1930年初，台州中心县委分析全区革命形势，认为天台县的武装斗争已有了一定的基础，决定在天台“发动游击战争，建立苏维埃政权”，并把这个计划向中共中央作了汇报。接着，中心县委指派杨敬燮回天台，加强党的领导。2月中旬，欢岙、螺溪周、城关三地区的党组织和赤卫队代表三十多人，放在螺溪周庵开会，专门讨论购买枪枝、扩大武装的问题。

周传帽既是赤卫队的副队长，又是螺溪周的党支部书记。为了解决代表们的吃饭问题，带着赤卫队员范大宝到传

告村陈孟森家买粮。陈孟森是传告村首富，他仗着离城近，家里又养了几个保安队兵，恶狠狠地说：“荒年哪有粮食卖，就是有也不卖给你们这班绿客吃！”周传帽听了，肺都气炸了，“回敬”了几句，拔腿就走。

由于周传帽讲话不注意，被陈孟森摸到了“有人集中开会”的苗头，这个万恶的陈孟森待周传帽走后，将此情报火速报告了天台县政府。

2月20日夜，三地区的联席会议正在紧张地进行着，螺溪周庵突然被县保安队包围。在门外放哨的范大保发现后连放三枪。由于手枪的声音低，会场设在深院内屋，加上讨论热烈，代表都未听到，庵内的小尼姑奚修本见此情景，急忙跑到会场报告。赤卫队周传顶首先冲出大门与敌拼杀，当场中弹牺牲。接着林永闹头部受伤。在这紧急关头，小修本不顾一切地把代表们领到后屋，打开后门，使大家安全向山上撤退。小队长王老五来不及撤退，躲在佛树下被敌人发现当场抓去。没过几天，在南门外就义。

“血债要用血来还！”反动的暴力，要用革命的暴力去摧毁。一场规模更大的斗争在孕育着。

蓝田村揭竿

1930年3月的一天，春光明媚，百花盛开，万物充满了生机，位于桐柏山东岙的蓝田村一片欢腾。村前的树梢上挂着一面红旗，上写“浙江工农红军”几个大字，迎风招展，墙壁上到处贴着“打倒土豪劣绅！”“实行分田分地！”“救济贫穷！”等红绿标语，家家户户清理场地，腾出房子，准备柴草，烧饭做菜，忙得不亦乐乎，迎接各路农